

王骥自然人性思想概述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 校长办公室,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泰州学派是以自然为宗的,王骥继承了王艮自然人性论的思想,主张人性天然具足,所以要保持人性本身的纯粹完美,反对刻意修养、在人性上着力。王骥把“自然”与“中”统一起来,并把“致中和”看作是“顺自然”的重要手段,要求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保持“中和”状态。在自然人性的理念和“中”的思想指导下,王骥又大倡简易之道和日用之学,认为平常愈本色,希望人们注重在“日用”和“即事”中学习。

关键词:自然人性;思想概述;泰州学派;王骥

中图分类号:C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3-0005-04

王骥(1515-1587),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人,明代著名的平民哲学家和教育家,“淮南王氏三贤”之一。作为王守仁和王艮共同的弟子,王骥在人性问题上,接受了王守仁道德人性思想的影响和王艮自然人性论的影响,当然也接受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以及玄学家们的一些思想影响。但其能够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对传统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对传统观念进行了新的补充,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念。

一、人性天然具足,在人性上不能着力

王骥主张天性自然不与力。王骥认为,人性天然,本自具足,所以他反对在人性上着力。如,在良知的问题上,王骥认为良知本自现成,无须去“致”,所以他倡导“无为之学”。(王骥《寄庐山胡侍御书》)^[1]同时,王骥还认为纯粹至精,因而不能有用智之私,以免污染良知固有的纯洁品质。

王骥天性自然不与力的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人性的认识问题。人性是什么?王骥认为,人性就是“天命之性”,而这种天命之性又是自然之性。在王骥看来,人与天都是自然,人性之体便是天性之体,又是自然之体。所以对于人的这种天然之性,不宜与力,只宜顺其自然,这就是“自然之谓道”。(王骥《率性修道说》)^[1]王骥的人性自然和顺自然的思想与泰州学派一贯倡导的

“以自然为宗”的主旨是一致的。如王艮就有把人纯自然化的倾向,而王骥的“自然人”比王艮更纯,或者说王骥在自然人性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王骥除了接受了王艮自然人性论的影响以外,还更多地受到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以及玄学家们关于“自然者道也”、“从欲则得自然”思想的影响。所以王骥比王艮更加重视人的自然特性。王骥认为人性就是自然。他把自然分为两类现象,一类是自然现象,一类是人的生理现象,这两类现象都是“道”。在王骥看来,“道”的内涵仅仅止于自然现象和人的生理欲求,只此便穷尽了道,此外再没有其他的涵义。什么是“天”,他认为人们很难认识“天”,其实“天”就是自然而然的物质存在,而“自然”,就是“道”。因此,所谓“尊道尊身”,就是要“以道而觉乎人”,即用“道”的自然而然的性质,来说明人的自然属性。(王骥《上道州周合川书》)^[1]这就是他对王艮的“即事是道”、“尊道尊身”说所作的新解释,进一步发展了“良知即性”的思想,把良知论发展成为完全的自然人性论。

王骥始终把天命之性视为人之本有的东西。所以他一方面指出“今皆以铄我者自学,固有者为不足,何其背哉”;(王骥《语录遗略》)^[1]另一方面他批评当时“一切学术尽皆支离”(王骥《上敬庵许司司马》)^[1],而学习又是“昧其本然自有之

收稿日期:2010-08-19

作者简介:张树俊(1957-),男,江苏姜堰人,教授,研究方向:历史文化。

性,牵缠于后儒支离之习”。其为学的目的,“不过出于念虑忆度展转相寻之私而已矣”,是“忍欲饰名而夸好善,持念藏秽而谓改过”,实际上是要人们通过学习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王骥《语录遗略》)^[1]所以对于王守仁、王艮提出的良知之学,王骥认为这是一种“不犯妙手”的无为之学。王骥的这种观念与他的老师王守仁是截然相反的。如,王守仁的“致良知”要解决的是人的认知问题。什么是“致”?王守仁解释说,“致”是就良知的“明觉”和“发用处”而言的,简单地说,所谓“致”就是“正念头”。王守仁的这种“正念头”,本质上是要求人们加强心性修养,体认天理,去除人欲,以恢复人的固有本心——良知。所以,他不仅强调致良知,而且认为这个“致”字必须“真诚恻怛”。王艮十分重视良知之学,但他不同意王守仁的“致良知”说。王艮一反宋明理学鼓吹的道德人性论,而以“自然为宗”,公然打出“自然人性”论的旗帜,用自然人性论来代替道德人性论。王艮不仅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天然自足之性,而且认为由于天理、良知都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人心之中,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即物穷理,也无需借助刻意修养去追求。王骥的族弟王栋也指出,王守仁是从孟子“不虑而知”处提出“良知”二字来的,主要是指人心自然灵体,所以它与《大学》“致知”不同。为此,王栋也承认,王守仁前是讲致良知的,后来也认识到了“致良知”的说法不妥,所以以后就不说“致”字了。只是“传之者不察耳。”王骥也不主张“致”。王士伟在《东厓学述》中说:“东厓述心斋之学,以为其中也,工夫易简,不犯做手,自朝至暮,动作施为,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与蛇画足。”^[2]

王守仁从道德良知出发,阐明了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的道理。他把人本有的天性视为良知。他认为,良知就是“天道”,就是“理”,是一种道德心。“良知即性”,“心即性”。按照王守仁的这种说法,人一出生就是一个成熟的具有完美道德素养的社会人。王艮也认为,对于“良知”,除了需要除去蒙在它上面的“气质之性”以外,根本不需要增加什么,所以他明确指出“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王艮《答林子仁》)^[3]王骥综合了王守仁、王艮两人的观念,他所讲的人性本有,既不同于他的老师王守仁,也不同于他的老师王艮。王骥认为,天命,即自然赋予人的本性,是“至灵”和“纯粹至精”的良知本性。“良知之灵,本然之体也,

纯粹至精,杂纤毫意见不得。”(王骥《语录遗略》)^[1]他指出,正因为“良知即乾之体,刚健中正,纯粹至精,本无声臭”,所以“才搭些子不上,更万古无有或变者也,不容人分毫作见加意其间。”(王骥《寄庐山胡侍御书》)^[1]所以他反对刻意修养,认为刻意修养,就会流于作伪。即把良知说成自然而完美的人性。所以反对人因为“用智”而影响其本身的纯粹完美。

二、王骥的适当中节与他的中和功夫

泰州学派是把“自然”与“中”统一起来认识的,如王艮不仅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天然自足之性,而且认为每个人也都具有“良知”、“性”,具有“中”。显然,“中”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泰州学派特别强调一个“中”字。事实上,“淮南三王”都是论“中”的高手,在他们的语录中许多地方体现了“中”的思想。王艮还把“允执厥中”看作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治理方式,看作是统治效果的一种检验尺度。王骥不仅重视“中”的作用,而且在“中”的内涵方面有了新的阐述,对如何“致中和”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

“中”是儒家所崇尚的伦理思想,然而在对“中”的理解上王骥和他的父亲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所不同。王艮所讲的“中”除了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中”的内涵以外,还有其特殊的含义。如王艮喜欢讲“正”,但在在他看来,“中”比“正”更为重要。同时,王艮讲“中”也是常与“和”联为一体,他讲“中”是为了“和”。也就是说,他讲“中”的目的是为了“致中和”。王骥与他的父亲一样,讲“中”,更讲“和”,他把“致中和”放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王骥看来,“中和”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能够“致中和”,就会产生天地位、万物育的神秘效果。正因为“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者也”,所以“致中和”是修身之“本”,“何等吃紧,何等简约,不须许多辩论也”。(王骥《语录遗略》)^[1]王骥“致中和”的思想既远承于传统的儒家学说,也是对王艮“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总体上看,王艮“中和”有这样几个特点:从哲学基础来看,“良知”就是“中”;从个人的修养来说,王艮认为“善念不动,恶念不动”就是“中”;(王艮《答徐风冈节推》)^[3]从行为表现来说,“不失本”,“不遗末”就是“中”。从王艮关于“中”的一系列理论来看,王艮讲“中和”主要是希望通过“致中和”的教育来调节人们的心理情绪,约束人们的

行为,“过”或“不及”的行为,特别是防止过激的反社会行为,以使社会“保合”在一个和谐的状态。这与传统儒家理论有所不同,可以说,儒家传统的“致中和”注重的是结果,而王艮更多注重的是过程,即如何“致”的问题。王骥对于王艮“中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王骥认为,良知即性,每个人都有良知,“良知在人随处发见,不可须臾离者”。(王骥《语录遗略》)^[1]二是王骥认为人的本性或曰良知本来是纯粹至精,不杂纤毫的,但后来在世诱面前被污染了。所以他将中和与“格物”联系起来,认为致中和的关键就是“正己”。三是王骥的致中和也是从更广阔的角度而言的,简单地说,王骥的致中和,不只是一个人的个体修养问题,而是事关国家社稷的大问题。在王骥看来,要通过“正己”而“致中和”,心中要有国家,若离开国家,则意不诚、心不正,不仅不能“修身立本”,也不能“致中和”。王骥的这一思想比之于王艮就想得更深更远了。

在心理和行为上,人们如何保持“中和”状态?这方面王骥的论述较多。总体上看,王骥的思想与王艮基本上一致,不过他比王艮讲得更明确更具体。第一,王骥强调“知其所止”就是亲民德民。王骥这一思想是在王艮“止于至善”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王艮认为,“中”就是“知其所止”,从修“中”的角度看,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止于至善”。不过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王艮的“止于至善”主要是从安身角度而言的,而王骥则主要是从亲民德民角度而言的,或者说王骥所关心的是国家大计,这比王艮的眼界要宽得多。第二,在出处问题上王骥与王艮的观念是有较大差异的。王艮的出与不出主要是从保身安身角度考虑的,而王骥在出处的问题上并没有多考虑安身保身的问题,他认为出与不出各随志向。他认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就要懂得人生的价值,不要只为了自己的穿衣吃饭而辜负自己一生。在王骥看来,仅求温饱之人,还不足以称之为“人”。这是说,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应有物质上的满足,而且应有精神上的追求,为此王骥虽未出仕,但他一直在做推进社会的工作,如他坚持讲学和创办宗合等实践活动都是积极用世的表现。

泰州学派是“以自然为宗”的,由此他们的中和思想也多与“自然”有关。从修“中”的角度看,王骥的观点主要有三:其一,王骥也认为“中”就

是“自然”。所以修“中”应当顺其自然。其二,王骥认为,良知本无声臭,不容人分毫作见加意其间。他还认为,人们的日用动作,之所以失其妙运,主要原因是被世俗所“惑”而生妄见,而要做到不被世俗所“惑”而生妄见,就要保持或恢复人初的活泼本性。王骥这些思想进一步揭示了王艮关于“中”的活泼性特征,为人们进修指明了方向。其三,王骥认为,修中必须“率由是性”。(王骥《率性修道说》)^[1]王骥的“率由是性”,进一步发展了王艮的率性修道思想。王艮认为,人本乎天地之形气以生,所以人之“天”即天之“天”,天人同体,故天人一理。而“天性之体”即为“心之本体”,所以应该反对一切外在的束缚,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行事。这里他特别强调心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四,王骥认为,“日用间有多少快活在”(王骥《寄庐山胡侍御书》)^[1],同时他把“百姓日用”看着是“中正”与“不中正”的判断标准。显然,这是王艮百姓日用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王艮中和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三、王骥的易简之道与他的日用之学

从尚自然的理念出发,在“中”的思想指导下,泰州学派又形成了倡易简、重日用学派风格。王骥就特别强调“简单”、“平常”,并把良知视为易简之道,要求人们在百姓日用上掌握学问,在即事中寻求真理。同时他还认为愈平常愈本色,所以他要求人们在百姓日用中学习,在即事和实践中获得学问,求得真理。王骥的易简之道与他的日用之学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王艮尚自然的思想。

什么是至易至简之道?王骥认为,良知乃“至易至简”之道。王骥之所以把良知看着“至易至简”之道,主要是因为王骥视良知为“人人本有,不假外求”的东西。在王骥看来,良知是“愚夫愚妇”等天下的平民百姓都可以学得。王骥的这一思想与他的老师王龙溪的观点有关,更与王艮良知天然的人性论有联系,或者说王骥“易简”之道的思想基础是王艮的天然良知说。但是,在“至易至简”之道方面,王骥与王艮却有很大的不同点。王艮基本上继承了孔孟儒学,他认为,孔子就是以“简易”为宗旨,所以他要求学儒学理论。而王骥只认良知为“至易至简”之道。虽然良知理论也是一种儒学理论,但它毕竟是经过王学改造过的新儒学。王艮所讲的儒学主要是指儒家经典,所说王骥与王艮所说的“至易至简”

之道,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王骥之所以不以儒学为“至易至简”之道,是因为王骥与王艮对儒学经书的认识不同。王艮喜欢读经书,他所说的“大成学”就是指孔子的儒学。所以他要求和勉励他的学生、同事学习尧、舜、文王、孔子的这种思想和精神。而王骥与王艮不同,他崇尚自然,所以反对死读儒家经书,死钻书本。他认为圣贤经典、程朱理学束缚人们的天性和手脚,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所以他认为儒学并不简易,而良知自然,人人本有,天然活泼,所以,只有良知才是真正的“至易至简”之道,这深刻反映了王骥与王艮在思想认识上的差异。

王骥曾经指出,“愈平常则愈本色,省力处便是得力处也。”(王骥《寄庐山胡侍御书》)^[1]那么什么东西是最平常、最省力的呢,那就是百姓日用。在王骥看来,“道”本平常,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神秘莫测的东西。它既体现在百姓日用之中,也体现在自然现象之中。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和人的生理欲求,都体现“道”,也就是体现着自然“天则”(规律)。因此,率自然之性去行动,也是符合“道”的要求的。因此,不论是“圣人”还是百姓都可以按照人的自然本性去行动,不应该有所顾忌。王骥反对一切束缚,追求人性自由。他希望人们体认自然赋予的天性,摆脱一切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与人格自由。那么如何摆脱束缚,得到

“潇洒”的自由呢?王骥的归结点仍然是“百姓日用”。王骥是极看重百姓日用的。他认为,别看百姓很平常,却能让我们学到最好的东西。王骥的思想显示了作为王守仁大弟子、王心斋学术继承人的一代思想家的本色。应该说,王骥人人具有天理良知,每个人的良知之体体现在百姓日用上,而不是闭锁在一己一心的孤立修炼上;王骥坚持理学万物一体、良知之体与有体有用,处处时时强调良知之体与百姓日用的结合,这也体现了中国理学有体有用之学的道统并有重大发展。

王骥认为,只有从日常生活的生产实践中去学习、去探求,才能够获得知识的道理,获得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和把握。所以要学真理,就要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学“道”。王骥指出,“学问”的源头不在抽象的哲理上、不在书本册子上、不在言语思量上。那么,学问到底在哪儿呢?他认为,学问发端于实际生活,也就是发端于人们身边的“至近至乐之事”,发端于“日用间”的“动作施为”。(王骥《语录遗略》)^[1]所以,道不仅存在于百姓日用中,而在体现在眼前之事上。王骥的这一思想是把即事是道、即事是学与他的自然观结合起来了,同时王骥的“事”也不只是王艮所说的百姓日用之事,而是天下所有之事。显然这是对王艮即事是学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其意义也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 [1] 王骥. 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M]. 袁承业辑. 明刻清修本. 泰州馆藏.
[2] 王士伟. 心斋学谱[M]. 袁承业辑. 明刻清修本. 泰州馆藏.
[3] 王艮.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M]. 袁承业辑. 明刻清修本. 泰州馆藏.

Wang Bi on the Natural Outline of Ideas

ZHANG Shu-jun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ittee Communist Party, Jiangsu Taizhou 225300, China)

Abstract: Taizhou School is a natural for the cases of Wang Gen fold inherited the idea of human nature, advocating human natural situation right, so to maintain the pure perfection of human nature itself, against the deliberate cultivation efforts in human nature. Wang fold the “quot;natural” quot; and “quot;the” quot; unified, and to “quot;cause in and” quot; saw that it was “quot; conform to the natural,” quot; an important means of, Requires people to remain in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quot; and in” quot; state. Concept in human nature and the “quot;in” quot; the thought, the king of big advocate fold and easy way of learning daily that the more usual character, hope that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quot;daily” quot; and “quot;that thing” quot; to learn.

Keywords: human nature; ideas outlined; Taizhou School; Wang Bi

(责任编辑:李 军;校对:洪 林)